

【英】马克斯·黑斯廷斯◎著 周仁华◎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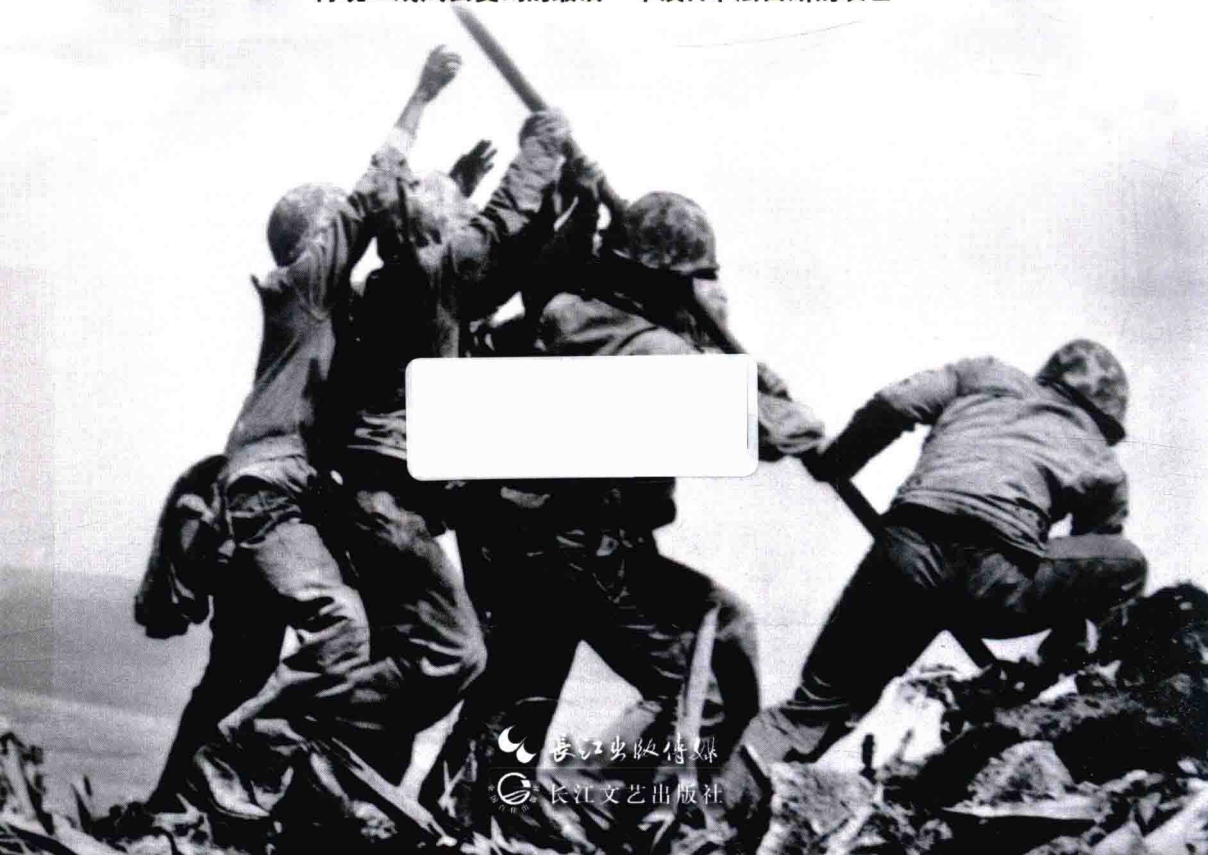
NEMESIS

THE BATTLE FOR JAPAN, 1944-45

日本帝国衰亡

《纽约时报》优秀图书奖、塞缪尔·约翰逊军事历史奖获奖作品

再现二战风云变幻的最后一年及日本法西斯的衰亡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英】马克斯·黑斯廷斯◎著 周仁华◎译

NEMESIS

THE BATTLE FOR JAPAN, 1944-45

日本帝国衰亡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帝国衰亡 / (英) 黑斯廷斯著; 周仁华译. --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6.8
ISBN 978-7-5354-8416-1

I. ①日… II. ①黑… ②周… III. ①第二次世界大
战—史料—日本—1944~1945 IV. ①K1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34502号

Copyright©by Max Hastings 2007

责任编辑: 陈俊帆 施柳柳
封面设计: 天行云翼

责任校对: 陈琪
责任印制: 左怡 邱莉

出版: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10毫米×960毫米 1/16 印张: 25.75 插页: 12页

版次: 2016年8月第1版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

字数: 443千字

定价: 48.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第 一 章	困境与欺骗	1
第 二 章	日本：挑战国际秩序	23
第 三 章	英国人在缅甸	43
第 四 章	海上巨无霸	69
第 五 章	美国重返菲律宾	82
第 六 章	“死亡之花”：莱特湾	98
第 七 章	吕宋岛山地战	134
第 八 章	中国抗日	146
第 九 章	麦克阿瑟与吕宋岛战役	163
第 十 章	血战硫磺岛	181
第十一章	封锁：水下战争	192
第十二章	李梅火烧日本	205
第十三章	迂回曼德勒	235
第十四章	澳大利亚人：“不劳而食”与“清剿行动”	246
第十五章	战俘与奴隶	254
第十六章	冲绳战役	272
第十七章	战争时期的延安	300
第十八章	日本帝国的陨落	311
第十九章	原子弹	325
第二十章	北极熊之爪	357
第二十一章	最后一幕	372
第二十二章	历史教训	397

第一章 困境与欺骗

东方的战争

如果把英文称谓二战世界大战的用语 The Second World War 改为复数形式 The Second World Wars，那我们对于发生在 1939—1945 年期间的那些事情的认识，就可能会有所提高。德国与日本分别发起的那些战斗，其共同之处在于：他们所选择的对手，多半都是同一批国家。谋求将东西方的战斗作为整体来实施的重要人物数量并不多，只有富兰克林·罗斯福、温斯顿·丘吉尔以及他们各自的参谋团队。1941 年 12 月 7 日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被动成了二战参战国，之后盟军将领需要解决一个令人烦心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在东西两个相互竞争的战区分配资源的问题。相比较而言，作为敌人，德国对盟军来说更为危险，但日本却让美国更为仇视。1942 年，在 5 月份的珊瑚海战役和一个月后的中途岛战役中，美国海军赢得了胜利，从而打断了日本在太平洋战区的推进行动，消除了澳大利亚可能遭到入侵的危险。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美国的海军实力得以增强，同时美国海军陆战队和陆军的战士们在缓慢而艰难地将日本人赶出被他们占领的岛屿据点。但是，罗斯福总统和时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陆军上将乔治·马歇尔却抵制了美国海军总司令、海军上将欧内斯特·金以及西南太平洋最高司令、陆军上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所提出的要求，他们主张将东部战区作为美国战争行动的重点。1943—1944 年间，美国强大的工业动员能力，使得它能够同时向东部战区和西部战区派遣战舰和战机。然而，美国地面部队的大多数，却跨越大西洋投入了跟德国的战斗。日本的进攻遭到遏制之后，盟军东部战区的指挥官们得以拥有足够兵力渐进式逼退敌人，但却没有足够兵力去取得速胜。对日作战的二流身份，是让那些具有战略智慧但只能大材小用去跟日本作战的人愤愤不平的原因。

美国和英国各自分别往欧洲和亚洲派遣了部队，让他们到不同的“戏曲”中去扮演角色。同时，斯大林也乐意与日本交手，只要这么做能带来聚敛战利品的机会。一位美国外交官在 1943 年 10 月给国务院的一份备忘录中指出：“苏联人，只要他们高兴，就会对日本发起进攻，但这么做会是在战争的最后阶段，而且其目的只能是去参加宣布日

本投降条件的仪式，并以此建立新的战略疆界。”1945年8月8日前，苏联一直在东部战场上严格保持着中立，以至于美国迫降在苏联领土上的 B-29 轰炸机必须得停留在那里，当然这不仅仅是可以使苏联人有机会得以复制轰炸机的设计。

对于陆海空军战士来说，凡超出其日常活动范围的战场，都显得非常的遥远。“欧洲那边发生的事，对我们来说真的并不重要。”第 23 印度山地炮兵部队的约翰·卡梅伦-海斯中尉这么说，他当时是在缅甸作战。更令人惊讶的是，德日之间根本无法协调他们的战争行动，这不仅仅是因为地理分隔的缘故。这两个名义上的盟国，尽管自 1941 年起它们的命运就交织在了一起，但他们却几乎完全独立地在开展行动。希特勒不希望亚洲人干预他“雅利安人的战争”。的确，虽然希默莱漂亮地证明，说日本人是雅利安人血统的，但希特勒仍然因为将纳粹事业跟“劣等人”相关联而遭遇尴尬。珍珠港事件后，他两次在柏林接待日本大使，但那以后就再也没有过。1942 年，当东京方面提议攻打马达加斯加时，德国海军却认为此举违反了两国以东经 70 度为界划定势力范围的约定，因而对此提议表示了反对。

1941—1942 年间，日本对苏联发动进攻，在苏联人努力遏制希特勒入侵的同时，抄了他们的后路，此举本可以给轴心国带来重大好处。斯大林曾因此而非常恐慌。1941 年 7 月，美国对日本实施石油禁运和资产冻结，虽然这算是罗斯福在珍珠港事件前数月内实施的一项最为笨拙的外交行为，但其设计初衷却部分是为了震慑东京，让它不要加入希特勒的“巴巴罗萨”行动。好战的日本外务大臣松冈洋右于同年辞职，原因就是日本政府拒绝了他加入“巴巴罗萨”行动的请求。

只是到了 1943 年 1 月，斯大林格勒战役的灾难接近尾声时，希特勒才试图说服日本加入他对苏联的战争，但此举已经为时过晚，他也并没有因此而打动日本。日本通过干预来改写历史的那一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德国的亚洲盟友在太平洋、东南亚和中国投入了太多兵力，以至于它感觉到没有必要再去招惹新的对手。柏林与东京的关系如此肤浅，以至于当希特勒给他的盟友日本赠送两艘一流水准潜艇、便于它进行仿造时，还有德国制造商抱怨认为此举侵犯了他们的专利权。1944—1945 年间，日本最严重的不足，是缺少便携式反坦克武器，但他们却没有做任何努力，去仿制德国廉价而性能优异的“铁拳”反坦克火箭弹。

日本和德国都是法西斯国家。米歇尔·霍华德指出：“两国的计划，其背后的动机都是军国主义思想，它拒绝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却将战争美化为人类不可避免的必然命运。”德日两国是为了谋求各自的利益而发动战争，这是他们的共同点。他们会拒绝不利于各自行动的任何要求。他们的共同点正是他们做出拒绝的最佳理由。但是，这两个轴心国伙伴，他们的野心却各不相干。唯一表明两国之间存在共同利益的明显迹象，是日本的计划根基于德国会战胜的假设。跟 1941 年 6 月的意大利

一样，1941年12月，日本决策认为，旧殖民国家在欧洲正在遭遇困难，此时正是趁机夺取其远方资产的时候。日本谋求夺取重要的石油和原材料通道，同时也试图为其大规模从本土向外迁移人口开拓空间。

说到日本的大东亚战争，一位美国历史学者曾写道：“日本并没有侵略东南亚那些独立的国家。它所侵略的是西方人统治了几十年的远方殖民地，这些西方人他们绝对想当然地认为，他们在民族和文化上拥有超越其亚洲子民的优越性。”但日本对英属、荷属、法属和美属殖民地的夺占，必须放在一定背景之下去看待，这一背景就是它再早前对中国的侵略。十年来，日本军队一直在那里蹂躏自己的亚洲邻国。1931年强占中国东北后，1937年日本人又开始了对中国其他地区的蚕食和掠夺，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了1945年。

推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计划时，日本仅仅是把自己当成群雄争霸的迟来者，其他各国这么做都好几个世纪了。日本觉得自己只是在谋求与其他西方国家相当的所谓“海外合法利益”，因而在遭到反对时，它觉得西方列强表现太虚伪，且持有种族主义偏见。这样的观点也并不是毫无根据。日本在战前的经济困难，以及它所主张的“亚洲人的亚洲”政策，的确在欧洲帝国的殖民地中激发起过一些同情。但是，纵观日本占领者在中国东北和其他地区的行为，这种同情就会转眼烟消云散。日本新统治者禁止他们的人以人道方式对待被征服者，即使他们想这么做也不行，因为事实是，日本占领的目的，是要掠夺被征服者的口粮和原材料，以使日本本国人民受益。1945年以来，对于日本在战争期间如何非人对待落入他们手中的英、美和澳大利亚人，西方国家读者已知之不少，但相对于日本人虐待其他亚洲人的规模，那还真算不上什么。

假如美国及其属国菲律宾未被列入日本1941年12月的战争计划范围，又假设东京方面仅仅将自己的行动局限于占领英属马来亚和缅甸以及荷属东印度，那么事态又将如何演进呢？罗斯福肯定希望正面对抗日本的侵略并参战：日军进入印度支那后美国实施的石油禁运，是促使东京方面决心与西方列强作战的决定性因素。但是，在美国国家利益并未遭到直接攻击，且德国尚未对美国发出宣战的情况下，议会和公众舆论是否会允许总统做出宣战表示，这还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民间一度流行一个错误看法，认为日本的袭击摧毁了美国的太平洋舰队。珍珠港事件中失去战斗力的有6艘老式战列舰，只有一艘后来因为绝妙的修复技术得以恢复并重新服役。实际上，相对于美国得以幸存下来的4艘航空母舰、石油储备和码头设施，这点损失对于维持军力平衡来说，根本就算不了什么。日本为了一场虽然场面壮观实则微不足道的胜利，完全得不偿失地付出了高昂的道德代价。“不光彩的一天”激起了美国人的愤怒，其反响比其他任何形式的挑衅都要来得强烈，因此日本人的此次行动可以说是个失败。这样一来，1941年12月7日，日本皇家海军飞行员着陆航空母舰上时，舰

上传出的阵阵欢呼就显得根本毫无意义。此后，美国人众志成城，开始展开了对凶险的日本人的报复，因为他们袭击了爱好和平的人民。

日本人做的唯一正确的重要战略决定，是他们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了希特勒的命运上面。“德国战胜”是能够使日本得以免遭列强反击的唯一结局，因为列强的军事和工业潜力都远比日本强大许多。辻正信大佐是日本夺取新加坡战役的计划设计者，是日本民族扩张主义的笃信者，他说：“我们真诚地认为，像美国这样一个由小店业主组成的国度，他们在节节败退的战争中是不可能坚持得下来的，而日本却会在对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持久战中坚持下来。”东京方面最大的判断失误，是把进攻当成了一种政策行为，而政策行为是会根据事态变化而加以评估的。1941年12月，日本赌的是速战速胜、胜者为王。即使到了1945年8月，很多日本领导人仍然拒绝承认：珍珠港事件的当天，他们就已经不再具有决定战争进程的能力了。试图通过外交谈判来减轻军事失利的后果，那简直就是痴人说梦。从选择加入全面战争开始，这个国家就面临遭遇全面失败的可能。

1941—1942年香港、马来亚和缅甸的一系列失利，使英国遭遇了等同于美国在日本手中遭遇的羞辱，但是英国人对远东战争却相对并不怎么在乎，这是让不得不在那里作战的英国战士感觉异常沮丧的原因。1942年2月，一支英国指挥的兵力约7万人的作战部队，败在了一支只有3.5万人的日本军队手中。温斯顿·丘吉尔迫切希望一雪战败之耻，这个念头一直折磨着他。1944年7月6日，他对自己的参谋长说：“新加坡的灾难耻辱，只能通过夺回城池来加以雪洗。”这是他在东线战场上以目标确定战略的若干尝试之一，幸运的是他后来又打消了这样的念头。

但是，对于英国公众而言，亚洲战争似乎是个遥远的概念。英国广播公司有一部传奇式广播喜剧《又是他》，其中有个叫哈利卡里的日本角色，是个唠唠叨叨的小丑。1943年6月，印度国务卿里欧·埃默里提议成立一个委员会，来激发英国公众对其亚洲敌人的同仇敌忾之情。信息部部长布兰登·布拉肯强烈表达了不同的看法：

“我们必须教育英国的公众，让他们像看待德国人一样看待日本人，像看待欧洲战争一样去看太平洋战争。”这句话的确不无道理。但是，日本人离我们有万里之遥，而德国人三年来却距离我们海岸不足20英里，而且时常还出现在我们的头顶上方。我们的朋友和爱人战斗在什么地方，我们的关切和情感就会跟到什么地方……欧洲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对家的关注；而对于远东，国人的了解和关切却过于零星分散……我并不认为，成立个什么委员会，就能够改变“战斗意志”的问题……首相已经明白无误地告诉了我们的人民，时机成熟时，他们必须回头再去收拾日本……

那些的确想过“日本人是什么样”的英国人，他们跟美国人一样，对日本人怀有厌恶感。1944年初，当电台播报日军虐待俘虏的消息时，《每日邮报》一篇社论宣称：“日本人已经证明，他们是个劣等种族。让我们坚定驱逐他们的决心。将他们打回蛮荒之地，让他们被世界完全隔绝，就像把他们肮脏的躯壳隔离在麻风病院一样。”美国历史学者约翰·道尔以种族主义的口吻表达了西方人的态度。美国海军上将威廉·哈尔西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确立了对待日本人的立场，他斩钉截铁地说，战争结束后，“日本人只能在地狱里发声”。美国陆军部在一部推销国债的电影中使用了这样的口号：“每一张战争债券消灭一个日本鬼子。”美国一家冲锋枪制造商在宣传自己的产品时说：“在小小的黄色人种身上留下个大大的红色窟窿。”在欧洲战场，你看不到太平洋战场上常见的做法：战士们会把日本人的头颅腌制好，晒干做成纪念品，把敌人身上的骨头抛光打磨后寄给自己心爱的恋人。

有人认为，日本人的怪异长相和文化，是形成独特仇恨和野蛮心理的原因。这么说的人似乎并未充分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日本人同样会虐待平民和战俘。他们创新出一些做法，并将这些做法加以制度化。固然，盟军后来如法炮制了这些做法，但在一个并不完美的世界，期待战争中战士们能够对敌人格外施恩，给予他们明显好于同胞在他们手中得到的待遇，这未免显得不切实际。珍珠港事件前若干年，日本人对中国平民的大屠杀，在全世界引起过轩然大波。日本军队在菲律宾、荷属东印度、香港和马来亚都曾系统性施暴于盟军的战俘和平民：譬如，1942年2月，他们在新加坡城外大肆屠杀华人，这一事件远远早于盟军对日本人有记录的第一次施暴行为。

日本人在战场上的疯狂表现，到了战争后期尤其突出。譬如，在西方人的战争中，在阵地无法坚守的情况下，守卫者会选择投降，但日本人却摒弃了这一习惯做法。1944年8月，抵达美国的德国战俘数量在按每月5万人的速度增长；与此同时，美日交战3年间，投降美军的日本战俘却只有1990人。盟军指挥官曾经质问道：“为什么盟军士兵一定得甘冒生命危险，去纵容敌人杀战俘以祭亡灵的非人道思想？”

英美联合组成的莱斯布里奇任务团，是一个负责巡视不同战区、对战术战法进行评估的机构，它在1944年3月的一份报告中呼吁，应该使用芥子气和光气毒剂来对付日本人的地下防御阵地。报告结论得到了马歇尔、美军空军司令“福将”阿诺德上将以及麦克阿瑟的批准，尽管麦克阿瑟反对报告中提及的对日本城市实行区域性轰炸的做法。莱斯布里奇任务团在报告中写道：“我们认为，战场上的日本军队没有能力应对大规模化学武器攻击……这是顺利结束战争的最快方法。”尽管主张使用毒气的意见很有分量，罗斯福总统还是否决了这一做法。

固然，日本人的面相很符合用盎格鲁—撒克逊式漫画来加以表现，但如果认为美国人仅仅是因为日本人是亚洲人就选择随便将其烧死，以至于最后对他们投放原子弹，那

就大错特错了。事实是，日本人不仅因为非人道对待西方人而著称，他们还以更为非人道的方式对待过被它征服的其他亚洲民族。如果说在战争最后几个月盟军对日本人很野蛮残忍，那我们会因此错误认识双方的道德等价。

1942年，在其鼎盛时期，日本帝国的疆域曾达到2000万平方英里。虽然其中大部分是水域，但即使按所征服的陆地来计算，其面积也比德国所征服的陆地面积多出1/3。从印度的东北端到中国的北部边境，从荷属东印度星罗棋布的岛屿到新几内亚的蛮荒热带丛林，都部署有日本的军队。从战争开始到战争结束，很少有盟军军人知道，有多于100万的日本兵力，即接近一半的日军作战力量，是部署在中国，用于戍守中国东北以及维持对中国东部的占领。截至1944年夏，部分日军部队仍在坚守新几内亚岛和布干维尔岛的同时，美军却已经向东挺进，横跨太平洋，逐个岛屿逐个岛屿地从敌人手中夺取空军和海军基地。约19个师即日本陆军1/4的兵力，被投放在了缅甸战场和守卫马来亚，在缅甸战场上他们需要跟英国和中国作战。另外23个师，部分已经被打散，总兵力占日本战力的另外1/4，他们需要在太平洋推进线上对峙美国的陆军和海军陆战队。

近40万名英国军人在远东服役，另外还有200多万名英属印度军队士兵。换句话说，尽管美国在对日战争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英国人却能动员多得多的人员来为战争尽“绵薄之力”。美国有125万人在亚太地区服役，战区面积是地球面积的1/3。这些人中，40%的军官和33%的士兵有过广义上说的作战经历，超过40%的人未曾参加过战斗，他们在庞大的保障机构里工作，在离家万里的地方为陆军、海军和空军提供维护。

1944—1945年间参战的许多人，在1939年9月甚至1941年12月时都还是些孩子。珍珠港事件爆发时，菲利普·特鲁只是密歇根州一名16岁的高中学生，他说：“我根本想不到我会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但1945年时，他却是一架B-29轰炸机的飞行员。应征入伍的军人，是成为陆战队队员血战在冲绳岛上的散兵坑，还是成为飞行员驾着“喷火式”战机翱翔蓝天，或是成为参谋人员工作在盟军总部，其最终结果完全取决于命运的偶然安排。对于各国成百上千万的人来说，他们的战争体验在于，需要冒着生命危险，离开家园，横跨大洲大洋，前往遥远的地方，他们所经历的漫长距离，有时甚至接近于史诗所描写的规模。

很多英美国家的青少年，此前对所在社区之外的世界一无所知，猛然间会发现军营生活很团结，很具有教育意义。他们认识到，战争唯一的救赎人性的特征，在于它所锻造起来的兄弟情谊。美国空军飞行员杰克·里·德杜尔曾从印度起飞参加前往轰炸东南亚的任务。他说：“那些是我真正能够记住的人。”要是得到回家休假的机会，很多军人会因为家乡人不懂得军人的风险和牺牲而滋生出落寞的感觉。美国海军士兵埃默里·杰尼根说：“对我来说，只有军舰上的伙伴最为重要。”尤金·哈迪是军舰上的一名大副，他来自一个一贫如洗的农民家庭。1940年加入海军前，他从未踏足过餐厅。来自全然不

同的家庭背景、有着截然不同人生态度的人，学会了跟别人朝夕相处。譬如，美国的北方人和南方人，经常会在食堂或散兵坑里争争吵吵。不知怎么的，通过所有这些争争吵吵，多数人对别人不同于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有了广泛的认识，同时也学会了相互宽容。

温斯顿·丘吉尔时常坚定表达他的信念，他认为恰当战争实施是要求“让敌人每天都要蒙受流血和烧伤之苦”。恰好相反，太平洋和缅甸战役，其特点是：一阵子一阵子的激烈交战，会间歇穿插一段时间的不作为和为下一阶段战斗所做的准备。在苏联前线，交战双方始终处于接触状态；1944年6月以后，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西北欧方向；在东方，日本和盟军之间往往隔着几百甚至几千英里的海洋或丛林。很少有曾经跟日军作过战的西方人，会喜欢这样的体验。老兵们普遍认为，北非沙漠是最舒服的战区，或者说是最不可怕的战区。随后按升序依次是西北欧、意大利，最后才是远东。很少有士兵会觉得，自己服役于亚太战区期间是完全处于健康状态。军舰甲板下面令人窒息的酷热，使得哪怕是日常生活，都会让人日渐羸弱，更不用说敌人再搭上一手。海上几个月的漂泊生活，唯一的间歇，是到拥挤不堪的休养营去宣泄一番，那是些建在光秃秃的珊瑚环礁上的设施。对于陆上作战的战士，疾病与物资匮乏是生活的常态，还需要面对无限狡猾而又残酷无情的敌人，这些因素此起彼伏，构成对人的多重威胁。罗伯特·艾克尔伯格中将是在麦克阿瑟手下的一位军长，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所有军官都想去其他战区，因为那些地方更加引人关注。”

艾克尔伯格是一名职业军人，战争给他这样的人提供了成就事业和获得晋升的广阔空间。但对于现役文职人员来说，他们却很容易产生苦恼。英国小说家安东尼·鲍威尔对此有所描述，这种苦恼“是一种可怕的、反复发作的军营忧郁症，是一种觉得别人根本不会在乎你的死活的感觉”。“东京玫瑰^①”通过日本电台奚落地对千千万万的盟军军人说：“傻瓜们，大家好。昨晚，我得到了快乐，你的妻子和恋人很可能也得到了快乐，那你得到快乐了吗？”

英国第14集团军哈利·亨特中士在给远在英格兰的亲戚的一封信中悲痛地写道：“我们在缅甸的月光下，周围没有一位女孩。几具日本鬼子的尸体，都快把人给熏死了……在国内服役一定是件非常美妙的事，那里没有这里的酷热和汗水……瞧，又下雨了，雨下个没完，然后就是潮湿，它会慢慢侵蚀到骨头里。一觉醒来，会有空空荡荡的感觉，总觉得想睡觉。最好就此打住，不然要说脏话了。记得代我向爸妈和其他所有人问好。”

亨特手下一位高级军官道格拉斯·格拉希少将，也持有类似的悲观看法，不过他看问题的角度较为高远：“鬼子几乎都会血战到死；即使有逃走的，也会选择改天再战。趁

^① 东京玫瑰(Tokyo Rose)，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远东战场的美军给东京电台英语女广播员起的绰号。

大家士气高昂，请大家务必接受这样一个建议：占领鬼子的阵地，还不能算完，要坚持把阵地上最后一个鬼子消灭掉为止，他们通常会藏身在几英尺深的地下工事里。即使在最绝望情形下，99%的鬼子还是会选择死亡或自杀，而不愿被俘虏。较之欧洲，这里的战斗更算是‘全面战’。日本鬼子跟最狂热的纳粹青年党有得一比，必须根据这一情况来处理。”

理查德·肯纳德中尉是美国第1海军陆战师的一名炮兵前线观察员。在太平洋岛屿上的一次战斗中，他写道：“亲爱的妈妈、爸爸，战争太可怕了，太恐怖、太恐怖、太恐怖了。你们不知道，看到我们的战士一个个被击倒是多么让人痛苦，他们受了伤，又疼又累。有些战士，倒下之后，就再也起不来了。战争结束后，我会更加懂得珍惜和尊重，尤其对所有甜蜜、温情和典雅的事物。我们的排长和连长，他们宁愿挨枪子，也不愿让手下人认为他们不敢共同去面对炮火和危险。在前线的每分每秒，尤其夜深人静的时候，我都在祈祷，希望自己不要中枪。”

跟其他交战国相比，中国人付出的代价，要远远高出很多很多。仅在与日作战的过程中，中国人至少牺牲了1500万人。1937年起，中国就卷入了战争。很少有中国人敢于去想象自己的痛苦何时能够结束，更不敢想象还会取得胜利。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军队，有位叫作罗定文的上尉。他说：“1944年，人们根本想不到，战争会在1945年结束。我们根本不知道战斗还会持续多长时间。”

大量中国平民是战争的受害者。陈金玉是个16岁的农村女孩，在家乡加茂村给日本占领者种水稻。有一天，日本人告诉她，她将被调往一个叫作“战地后勤服务队”的地方。她说：“我当时年轻，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但我想，其他什么活都比种地强。”一周后，她遭到日本兵轮奸，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她逃回了家，但一名翻译随后赶来，说如果她不回去，她全家都会因此遭殃。后来，她成了当地日本驻军的一名“慰安妇”。一直到1945年6月，因为受不了毒打，她逃进深山并在那里躲了起来，直到听说战争结束为止。

谭亚洞，19岁，她是另一个被迫服务日本人的“慰安妇”。日本军官指控她，说她不是“顺民”，她因此两度遭到禁闭，每次持续5天时间，那以后“我就成了顺民”。她清楚记得让日本人不开心的后果。她的一位姐妹，因为没吃避孕药怀了孕。“他们不想让孩子生下来。于是，他们把这位可怜的女孩吊在树上，当着全村所有人的面，用刺刀剖开了她的肚子。我离得很近，只有六七米的样子。我能看见婴儿在动。”

1944—1945年，越南发生大饥荒，至少有100万越南人因此饿死。这场饥荒的直接原因，是日本人坚持要在稻田里改种纤维作物，以备占领军使用。大量越南粮食被运往日本，稻谷被强征用于制作燃料酒精。菲律宾和荷属东印度人民的遭遇同样骇人听闻。总计约有500万东南亚人死于日本的侵略和占领，其中包括7.5万名被强征修建滇缅公

路的劳工。战争期间，在英国人统治的印度次大陆，当孟加拉人饿死街头的时候，加尔各答各大俱乐部的白种人却可以毫无节制地订购鸡蛋和培根。对于这样的统治，英国人自然没什么好引以为荣的。即使如此，跟日本霸权那种成系统的野蛮统治相比，英国人的做法实在可算是“小巫见大巫”。

在强大的财富和技术实力支持下，美国军队一路摧枯拉朽，横扫太平洋。亚洲大陆的赤贫与美国的富裕构成了鲜明对比，这样的境况随处可见，美国观察员对此深感震惊。他们同时也对各种在其中跃跃欲试的政治力量有深刻印象。1944年，西奥多·怀特和安娜丽·雅克比在他们的书中写道：“这里有10亿多人口，他们对世界现状深恶痛疾；他们生活在可怕的束缚之中，可以说除了锁链外，别无其他东西可以失去。”他们在书中提到过印度人均寿命只有27岁，提到过中国一半人口不到30岁就会夭折。他们描写过上海的童工，他们每天一大早就得集中在工厂大门外，身体显得没有生命的朝气。他们还描写过亚洲大陆随处可见的殴打、鞭笞、拷问、疾病和饥饿。

那年头，中国出现了饥荒，日本入侵更加深了人们的苦难。怀特和雅克比写道：“在亚洲，到处弥漫着几种可怕的现实：饥饿、侮辱和暴力。”这是美国人视为需要挺身而出加以拯救的世界，不仅要救人于日本人手中，还要救人于形形色色的帝国主义者手中，所谓帝国主义者包括他们最亲密的盟友英国。丘吉尔心存不切实际的幻想，认为只要战胜了日本，英国就可以维持它在印度的统治，并对缅甸和马来亚的指挥权重新提出主张。美国对于如何处理中国，也怀有类似的、同样宏大而荒谬的妄想。

同时，日本人也有他们自己的小算盘。1944年夏，至少在统治阶层的下级成员眼中，他们的帝国大体上还很安全。海军学校学员此方俊晴表达了他从重型巡洋舰“足柄”号一口气跑上爪哇海岸的兴奋之情。他说：“对我们这些年轻人来说，一切都是如此的新鲜，如此的充满异国情调。”有一次，一个由当地小朋友组成的合唱团，在舰队告别晚会上，用日本歌曲为大家吟唱助兴。此方和一帮舰上的哥们，在当地一家意大利餐厅吃饭，色眯眯盯着老板的女儿看，这是他们见到的第一个欧洲女孩。他说：“我在想：在这里，我看到了亚洲的光明未来。整个地区显得如此和平。新加坡很多华人对我们非常友好。”

20岁的此方是一位海军军官的儿子，他父亲在一个太平洋基地担任基地司令。他本人曾想过当医生，1943年应征入伍后，他就放弃了这个理想。“我知道需要有人去保卫日本，我想为此做出一点点贡献。”第二年，当“足柄”号及其僚舰被重新调派到日本北部，以防备美国来自阿留申群岛的威胁时，“我们感觉到危险在日渐增加”。在舰舱室，跟同学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从来没有谈起过，战后可能会发生些什么，因为那样的事情显得太遥远”。他对他父亲的境况毫不知情，因为他们收不到来自太平洋岛屿的邮

件。学员们仅仅是关注他们眼前的任务：努力学习以备战未来的晋升考试；维护好日志以接受师领导的严格检查。

在等待舰队行动的漫长日子里，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娱乐活动：每天晚上，此方和其他初级军官会乘坐一艘哨艇，在军舰周围水域开展巡逻。最让他们兴奋的事，包括在黑暗中发现了“蛙人头”以及检测到“鱼雷踪迹”。后来证明“蛙人头”只是只大海龟，而“鱼雷踪迹”也只是一群金枪鱼。他们意识到美国和英国海军具有强大的威力，但当他们环顾锚地周围，看到属于日本的密密麻麻的战列舰、巡洋舰和驱逐舰时，他们再也不觉得有什么好怕的了。“我们明白，这将是一场漫长而艰苦的战争。但我们觉得，为了实现亚洲的和平和安全，我们的付出是值得的。”

1938年，海军少佐一岐春树驾机在长江两岸轰炸了撤退中的中国人。那以后，他就一直在执行空中作战任务。他时年32岁，是日本海军著名的飞行员，曾在马来亚近岸击沉“却敌”号。1944年夏，他指挥一个中队的海军航空兵，从特鲁克岛出发，执行了一次远程侦察任务。他们几乎每天都会遭到美军“解放者”高空轰炸机的空袭，大多数炸弹会掉进海里，但空袭却会造成日军飞行员不得不好几个小时待在作为掩体的山洞里。在空中，一岐指挥下的战机损耗非常严重。替换上来的机组成员，差不多没有接受过培训。他发现，无线电报务员虽然懂得莫斯代码的原理，但却从来没有碰过发报机，他因而需要亲自教他们发报的流程。时至夏末，他所在部队的战力从36架战机减少到了12架。后来，他被召回日本，在一支“银河”轰炸机部队担任主官。

齐史方安藤，23岁，日本驻朝鲜总督的儿子。这位驻朝鲜总督有3个儿子，他们从未想过要当兵，但最终都不得已当了兵。大儿子战死在塞班岛；二儿子是名军医，毙命于新几内亚。1944年7月，齐史方成了家里唯一幸存的儿子，刚毕业于海军学院的飞行学校。在燃油和飞机变得紧缺起来之前，他很幸运成为接受过完全培训的最后几批学员之一。在接受分配的时候，他是唯一申请驾驶水上飞机执行任务的学员。不到一个月，他就驾着一架单引擎三座“朱迪”俯冲轰炸机开始执行反潜巡逻任务了。

他和机组成员需要执行的日常任务会持续两到三个小时，任务是为从马来亚或荷属东印度出发缓缓开往日本的船队提供空中掩护。按盟军的标准来看，他们的飞机非常原始。没有雷达，他们随机只带了一个舰船磁性探查装置，以及一枚120磅重的深水炸弹，以供万一发现美军潜艇时使用。一个月接着一个月，每天两次执行“盒子搜索”任务^①，这似乎是件很让人烦心的事情，但对安藤来说却并非如此，因为他热爱飞行。他有两位机组成员，加藤和菊池，他们年纪比他小，但在海军服役的经历却并不比他少。他们专注地扫描大海，搜索潜望镜留下的尾波，因为尾波会显示潜艇的方位。

^① 即潜艇搜索任务。

即使到了战争最后一年，日本在印度支那和荷属岛屿上的基地，仍然有充足的粮食和大量的燃油。唯一缺少的是替补空乘人员。安藤说：“我们意识到，日本碰到了困难，但并不是说我们有输掉战争的危险。我们年轻人相信，不管发生什么，我们都能够力挽狂澜。”

参谋军官舟木茂少佐当时是在位于南京的日本驻华陆军本部任职，那里的生活非常安全舒适，还没有敌军轰炸，他为此几乎有点过意不去的感觉。“在日本，大家都很清楚我们的境况有多么的糟糕。但在中国，我们的日子却非常正常，以至于我们会麻痹地认为日本不会有事的。我始终感觉自豪的是，无论其他战区如何，在中国我们仍然是胜利者。因此，在这里服役，似乎是个很不错的选择。”

但很多日本青年通过他们的切身体会，发现自己国家的问题在变得越来越多。1944年10月，菊池正一被分配到菲律宾以南的西里伯斯。飞机从日本起飞，但因为发动机故障的缘故，他和他的分遣队不得不迫降在台湾。接下来两个月的时间里，他们跟其他几百个类似遭遇的人被闲置在那里，忍受美军如雨点般落下的炸弹。当终于有机会脱身时，他们逃往的地方已不再是西里伯斯，而改成了西贡，因为去西里伯斯的航线已经被美军切断了。通常只需一天的海上航程，结果持续了一周，因为他们乘坐的空载油轮船队，白天必须靠岸，晚上才能向南急行。船上的军人，需要始终保持警惕，做好反潜准备，而且船队一路上还遭到过4次轰炸。

在太平洋的一个岛上，军曹山口町藤原浩受了伤，他蜷缩在山洞里，望着山下黑夜中灯火通明的美军营地说：“我想象，此时该是美国人躺在帐篷里酣睡的时候。他们完全有可能正在专心阅读小说，借此减轻疲乏。早上，他们会快意地起床，刮刮胡子，吃顿丰盛的早餐，然后再像往常一样，出发追击我们。闪烁着灯光的海洋，像是无声而有力地证明了他们所谓的‘富裕攻击’……我有一种幻觉，仿佛这个岛分裂成了若干相邻的小块，彼此之间有天堂和地狱的差别，而且距离只有百米之遥。”

1944年夏，在新几内亚、太平洋上的小岛以及缅甸，在海上或空中，与盟军对峙的日本人仅有几十万之众，他们已目睹盟军正在针对日本，调派势不可挡的强大火力。每个日本人都很清楚，由于美国的封锁，日本已经非常穷困，但日本本土却只遭到过零星的轰炸。东线战场的空袭和巨大伤亡，已迫使德国人处在行将就木前的苦苦支撑。这样一个一败涂地的前景，对日本来说还很遥远。1944年末，希特勒手下遭遇了战争期间最大的损失：他们丧失了一半以上的兵力，300多万兵力被歼灭。

相比之下，在投降前一年，裕仁天皇的国家，最终遭遇的作战伤亡和平民伤亡，算起来数目都还微不足道。造成日本人员大量伤亡的灾难，集中发生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这几个月是决定日本命运的几个月，他们做出徒劳的挣扎，想要逃脱不可避免的后果。日本的军队指挥官和政治领导人，他们都清楚国家所处的绝望境地，但多数人仍旧极度

不甘心，不愿承认事态演进发展的逻辑。在最后阶段，约 200 万日本人，为他们统治者的盲目，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这样的牺牲，却并没有对国家有任何帮助。几年以来，日本军队一直在亚洲恣意妄为、大肆杀戮。终于，他们的报应即将来临。

瓦胡岛峰会

1942 年春，日本在太平洋和东南亚的推进达到了顶峰，当时澳大利亚似乎面临遭到侵略的威胁，而英国军队也不得不从缅甸撤退进入印度。事实证明，盟军必须开展长期的地面战斗，才有望从日本人手中收复瓜达尔康纳尔岛、巴布亚新几内亚和其他太平洋基地。英军试图打回缅甸，但却因为行动缺乏计划而遭遇失败。由于华盛顿方面确定了“先打德国”、以西线战场为重点的目标，美军在东方战场的集结因而显得非常缓慢。美军太平洋舰队只是经历若干次大小激战之后，才从日本人手中夺得了制海权，但却因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损失了大量战舰、战机和战士的生命。盟军的反攻，因为陆海军之间的主导权之争而受到妨碍。两个军种各自为战，甚至相互对立，美其名曰“双轨战略”。

尽管存在这些困难，1944 年夏，美军还是具备了占绝对优势的物质实力，日本这颗彗星走出了陡然坠落的轨迹。珍珠港事件以及香港、马来亚、新加坡、缅甸、荷属东印度以及几十个太平洋岛屿的沦陷，给美国及其盟友造成的创伤已经逐渐愈合。“大联盟”各国领导人所面临的挑战，不再是如何挫败日本的推进，而是如何策划实施并重创它的实力。盟军已经可以游刃有余地进行战略选择。在东方的战争中，这就意味着，由美国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决定好路线，然后再通知英国人。

1944 年 7 月 26 日午后不久，“巴尔的摩”号巡洋舰，正在通过夏威夷的钻石海岬，准备进入珍珠港。不安的闲言碎语，让一群陆海空战士聚集在海军船坞里。在卡美哈梅哈堡军营附近的海面上，“巴尔的摩”号巡洋舰迷失了方向，于是驻军派出一条拖船，径直开到它的船舷边，拖船上搭载着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切斯特·尼米兹上将。之后，“巴尔的摩”号巡洋舰系泊停靠在 22B 号码头，更多将军们登上舷梯，站成队列，向巡洋舰上尊贵的乘客——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敬礼。在他生命的最后第 9 个月，在他第四次竞选美国总统的当口，罗斯福总统来到了这里。他四处张望，寻找道格拉斯·麦克阿瑟，这是他此行要会见的人。有人告诉他，麦克阿瑟上将的飞机已经着陆，正在从夏福特尔堡军营前来赴会的路上，他很快就会赶到。檀香山路沿途人山人海，人们发出阵阵欢呼声和口哨声，对美国历史上尤利西斯·格兰特以来名望最为显赫的战士表示欢迎。麦克阿瑟的车漂亮地停在了码头边。车上下来一位身材高大的人，他下身着卡其军裤，上身穿褐色的空军皮夹克，头戴着陆军司令的大盖帽和军徽。水手长鸣响汽笛的那一刻，他登上舷梯，给舰上的军官回敬了一礼，然后下到船舱，去见罗斯福总统。

这次见面并非麦克阿瑟所希望的见面。事实上，他对此很不屑。乔治·马歇尔、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以及二战期间所有其他美、英、苏、德、日军队指挥员，都承认自己会服从他们各自的国家领导人。但麦克阿瑟却有所不同，他似乎拒绝对任何世俗权力负责。他以前的头衔是西南太平洋战区盟军最高司令。他很少有指挥 10 个师以上的兵力作战的经历。即使投入最大兵力，要跟艾森豪威尔在西北欧的集团军相比，那也不过是九牛一毛。的确，1944 年，在他控制下的兵力，只有驻意大利地面部队兵力的不足一半，而驻意大利地面部队本身还只是个二流水准的作战任务。他没有被赋予战区总司令的权力，且必须承认海军上将切斯特·尼米兹是跟他平起平坐的竞争对手，后者当时正担任中央太平洋战区美军司令。麦克阿瑟自始至终是“双轨战略”的反对者。根据这一战略，他的部队需要从西南方向向日本逼近，与此同时海军和陆战队则从更靠北的方向单独推进。他认为，只有他才合适作为美国东线战争的仲裁者。他对双线作战造成的资源浪费大为光火，但却不愿承认自己的部队有可能正是造成人浮于事的显著根源。

1944 年 7 月，64 岁的麦克阿瑟，在担任最高司令的全过程中，总会在身后留下一串争议。他曾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西点军校。从那天起，他的智慧和富有感召力的领导才能就得到了承认。但是，作为美国陆军总参谋长，他却因为 1932 年在华盛顿无情镇压一战老兵们的“奖金游行”而臭名昭著。他的政策反映了他强烈的右翼政治思想。1935 年退役后，他回到了菲律宾，受命担任菲律宾政府的军事顾问和军队司令。当时的菲律宾是美国的附庸国，他年轻时就曾在那里当过兵。随着日本威胁的增加，1941 年 7 月，罗斯福任命麦克阿瑟为美国驻菲律宾卫戍军总司令，同时兼任菲律宾部队总司令。以此身份，麦克阿瑟将军指挥菲律宾群岛保卫战，于 1941 年 12 月至 1942 年 3 月期间展开了抵抗日本侵略的战争。之后，在饥肠辘辘的战士不得已投降之前，他在白宫命令下乘鱼雷巡逻艇仓皇逃跑，最后困居于巴丹半岛。

军方知情人士认为，麦克阿瑟本人应该为菲律宾的惨败承担责任。他们认为麦克阿瑟在两方面出现过失误，一是用人不当，二是疏忽职守。他们这么说，显得不太厚道。尽管他的指挥才能有些差劲，但在当时，还没有一位指挥官能够凭借手头那点弱兵打败日本人的进攻。但是，有好几位美国高级军官，却很乐于看到这位年迈的专权者不再能够在战争中发挥作用。曾在麦克阿瑟手下服役的艾森豪威尔，在巴丹守卫战期间的日记中，表达了这样一个看法：将麦克阿瑟撤离战场会是个错误。“要是将他撤出去，迫于公众舆论，他会取得新的职位。在此职位上，他喜欢出风头的性格会毁了他。”麦克阿瑟喜欢不切实际的东西，这一趣味非常不适合战地指挥员。另外，他还有一种接近变态的权力欲望，并且长期以来在选拔下属的问题上一直表现出糟糕的判断力。幸运的是，为了维护他的公众形象，只有罗斯福和为数不多的几个人知道，麦克阿瑟曾于 1942 年 3 月从菲律宾财政部接受过一笔 50 万美元的政治献金，那是菲律宾总统曼纽尔·奎松给